

見

聞

續

筆

見聞續筆卷七

婺源 齊學裘 子治

董阿祥投子報怨

無錫潘書堂上舍

錦耀

能詩工畫山水。尤工鐵筆。壬申

之秋。來游揚州。時時過談。慰余寂寞幸矣。與余言其姑丈楊振西之妹夫侯某。素習申韓。晚得一子。取名德培。他人抱兒。兒則嬉笑快樂。其父抱兒。兒則伸拳打父。長大後無惡不作。忤逆父母。浪蕩家財。及父歿。母鳴官拘禁。逾年病斃。一夕楊振西德培之姊丈寶五。夢見德培。

柳鎖而囚。曰噫。侯德培。胡爲至此。鬼曰。我是董阿祥。非侯德培也。竇問之。故鬼曰。我爲盜首。被獲。坐法。當斬。侯某當刑名。索我多金。許我免死。誰知受我多金。仍置我死。怨氣難消。投子耗其家財。以雪我怨。竇曰。爾在陰間何事受罪。鬼曰。爲我忤逆生身之母。罪大難赦耳。竇遂驚寤。方知侯德培。幼時伸拳打父之由如此。

馬姓投死得生

無錫馬某。歲末欠人百金。無處打算。避債。惠山背後。將欲尋死。見一人先躲在彼。馬另尋僻地而去。至僻地。又

見此人。因而交談。同病相憐。嗟歎不已。某謂馬曰。我欠債數萬金。家中祇存數千金。無濟於事。不得已以死了之。君家欠債不過百金。何必尋死。我寫一字與君。君速往我家取百金去解債。莫管我事。馬受字條。力勸某勿死。我到君家自有安排。因托墳佃看守某君。不放其死。馬持字到某家。見索債人眾喧譁不休。馬曰。諸公勿爾。某君是一長者。爲諸君索遁。躲身山背。尋死被我救活。特來報信。某若喪命。諸公何安。眾聞言大驚。遂邀馬同去訪某於山後。好言相勸。候發大財。還本免利。從此斷

不上門索逋。挽某同歸。馬得百金解債。歡喜過年。嗣後某果發大財。馬亦小康。兵燹後尚存一孫。潘畫堂云。

火燒教門

同治十一年十月。揚州南門外楊家橋。教匪頭目聚眾。男女數十人。念經七晝夜。茅屋火起。燒死男女五十二人。教匪頭目遁去。削髮爲僧。云書之以示世之信邪教。念經聚眾者戒。

水沉香客

休甯吳禮園

寶清

觀察。吾故人和甫學政之二令嗣也。

年甫廿六氣宇軒昂。好學工詩。不可量其所至。同治十一年壬申之秋。同客邗城。與余言。同治九年四月某日。舟泊塘西。駭見浮尸滿河。訪知隔夜香船沉翻。溺死香客男女一百四十餘人。皆是天竺進香者。噫異矣。進香祈福。反罹凶災。其中委曲。令人莫解。

弔銅山黑米

同治十一年二三月間。湖南弔銅山崩。現出黑米數千石。有碑云。魯肅軍米。煮之可以療飢。余曾見黑米。嚼之有聲。

文具

咸豐初年。余寓居吳門。友人送海蚌百斤。偶拾一蚌。觀之。一面壳上彩色層樓。紅闌東角。立一古粧美女。西角立一古衣冠男子。手持一竹摺扇。樓頂五色祥雲。樓下白雲圍繞。下有海濤洶湧。天然一幅仙山樓閣圖。又一面壳上。有柳陰一片。十餘男婦立柳陰下待渡。遠山一抹。河中渡船一隻。篙工立船頭。渡者數十人。男女商賈。肩挑背負者。雜立其間。返照入波。朱霞散綺。絕妙一幅。柳陰待渡圖。雖大小李將軍。亦不能彷彿其萬一也。余

得之喜不自勝。珍如拱璧。盛之錦囊。挂在衣上。亦有數年。庚申之變。余陷蘇城。八閱月。忽失所在。亦一奇也。故特書之。以志文具之可寶者有如此。

題玉谿居士山水畫軸

此老胸中有邱壑。故能炳燭惜餘光。淋漓滿紙皆生氣。願米誰云急就章。八月十五日游焦山歸玉谿世大兄見。跡此幅爲題二十八字。子箴方濬頤。

唐宋名家畫法。大率於古拙中見天趣。此理殊乏解人。無怪失傳。今覩玉谿尊丈是幀。驚爲絕詣。惟願蚤授衣。

鉢與人接替毋使此調爲廣陵散也。石朋張德堅題。

雨後山光壬申中秋後拜觀玉谿居士之作。其法得八大石濤兩家合成一氣。筆力墨法爲知音者共賞。蓮谿題。

模糊轉分明。運腕大潑墨。師古不泥古。噴薄出胸臆。滿紙埋濕雲。橫絕顛老筆。玉谿世大兄。笑正子箴方濬頤。題。

先生作此幅。胸中高古。筆墨清奇。頗有時雨時止欲晴未晴之意。得天地之氣也。蓮谿拜觀。

雲行雨施。在公腕底。懸之虛堂。濕我衣履。故題玉谿尊。
丈大人法畫。石朋張德堅。

草堂懸玩。覺蒼潤之氣。溢於四壁。此老妙筆通神。所謂
驚風雨而泣鬼神也。當與米虎兒高房山並傳矣。王申
秋日甘泉後學王萊謹識。

層嵐倒影入平湖。煙樹迷漫縱所如。元氣淋漓驅腕底。
畫工奪盡化工無。奉和王谿世仁兄自題韻。即乞教正。
子箴弟方濬頤。

運思極靈活。布景絕蒼莽。披君雲山圖。動我出塵想。王

申小春月方濬順

劉海蟾畫像顯靈

無錫張涇胡太和青蚨六百文購得劉海蟾畫像一軸。此畫出于侯氏。後胡病夢見數鬼打其嫂。忽聞鬼言劉海來矣。遂奔散。果見蓬頭跣足人至。醒而異之。問家人曰：大娘病愈乎？對曰：愈矣。胡命取劉海蟾像來視之。卽夢中所見者。胡病亦愈。由是寶而藏之。不輕示人也。潘書堂云。

杯異

潘云胡又有茶杯一只。底有一孔。杯口又有一孔。斟茶不過上孔。則底不漏。若過上孔。則底孔亦漏矣。易曰滿招損謙。受益較之。敬器更覺有異。

祀肉放光

潘云無錫北七房華孝廉名祖耀。未生之前。祀肉放光。光明先祖與華有親。分得一塊。置之厨內。暗中視之。他椀上細花皆見。是年孝廉生。故名祖耀。今年四十餘歲。逆子逆孫同時雷擊。

潘云無錫金匱鄉。離張涇橋數里。農民某兄弟二人同

居頗有家財。分鬻度日。兄無子。弟生二子。長子無賴。議以次子爲兄嗣。長子懷恨。買砒霜置豆飯中。將以殺其弟。飯未熟時。天大雷電。提長子跪於庭。盡吐其實而死。又離此十餘里。有老寡婦某氏。子媳雙亡。惟撫一孫。孫極忤逆。祖母忍愛之。是日疾雷提孫出外。祖母以身翼覆其孫。跪求於天。免其一死。使做廢人。不至絕嗣。則大幸矣。嗣後此子竟成獸子。時同治六年六月十一日也。

李升做土地

無錫楊藝芳觀察

宗灑

老僕李升。忠厚寡言。倡建眾神。

殿告成。內有土地像貌李升。惟長白髮不同耳。時李升將結伴往天竺進香。夜夢自己烏髮變白。長垂至腹。醒而異之。乃携子同往。卒於杭州。同治十一年三月事也。潘書堂云。

馬貞烈女

潘云。馬勞壽。世居無錫北門打鐵橋。開馬永和銅器店。亂後無力開張。讓堂兄獨開。已爲幫夥。妻范氏死。遺一女。令其從母姨施范氏。在其母舅范霞卿家過活。范住堰橋鎮。離城二十里。女性孝。不忍棄父而去。馬慰之曰。

汝年幼正好習鍼黹。且免我內顧之憂。如何不去。女勉從之。與施范氏同居閣上。同治十一年五月十六日。因范霞卿病重。施范氏陪夜。霞卿子阿金素無賴。慕女姿色。乘間登閣。用強女以單被裹身如繭。呼號求救。阿金以雙膝擠其腹。以棉花塞其口。氣閉而死。范馳書報馬榮壽。言甥女與阿金和奸。姨母撞見。羞愧自盡。馬當被瞞。過合邑不平。訟於官。開棺相驗。始得其實。阿金懼法服毒而死。六月初六日。霞卿亦死。官府爲貞女請旌。紳士爲貞女立傳。徵詩焉。亦足慰貞魂於下矣。噫。

花爆落鬼

潘云吾邑風俗。嫁女出門。輒放九龍入雪花爆爲樂。有一家正放花爆。忽一小女撲地。口作紹興語。音曰。爾等作樂。如何將我打下。誤我行程。衆駭問之。女曰。我紹興人。遊幕山左。今歸過此。被花爆打落。速速備船。多用水。手送我動身。家人卽買紙人紙船金銀錠具。饌餞之。女又曰。何須爾多用船。夫足矣。且我川資充足。何用賜金。家人曰。水酒一杯。聊申微意。君雖富有。留此以賞水手。可也。女曰。多承美意。敢不領情。但不可過費。便飯可耳。

家將冥器焚訖。女猶作致謝語。逾時而蘇。家人問其所語。茫然不知云。

蝦游天際

潘書堂上舍。於同治五年夏。賃居張氏樓房。四顧空濶。天氣陰沈。忽見天上有三大蝦。跳躍而前。如蝦之游於水者。長尺餘。向東而去。舉家皆見。不知何物。書之以備查考。

吳侍郎德政

吳和甫侍郎。兩督滇學。當乙卯丙辰間。滇省漢回搆釁。

圍省城六閱月。兵內鬪。掠各衙門。自督撫至縣尉署皆
遍下。及各紳富。擄掠一空。獨不入學署。一步曰。學台清
德。我等素仰。何敢犯耶。其尤異者。糧道鄧子久。署中被
劫時。因其書中有金葉少許。遂疑其書藏金。將其架上
萬餘卷。悉所碎。時侍郎以詩稿就正。亦與書同置一處。
一兵見是抄本。持刀欲下。一人止之曰。此學台詩稿也。
不可動。藏書數萬卷。皆破。獨此詩稿六本得全。方回人
圍城時。下令曰。破城時。毋許犯學政署。人聞此語。携婦
女來避於學署者。將數千人。號舍將滿。先是公試士永

身歷新等 卷一
昌畢出城甫數里回望火光燭天大駭停輿方欲問之
而城內難民絡繹來曰回人久欲據城特以學舍在未
敢犯故俟出城始舉事也有知其謀者附伴而出遂無
害公德澤入人之深如此後以少宰督浙學浙方遭兵
燹公務休息拊咻之有虐士及民者見公皆斂手不敢
逞公歿後浙人士遂於西湖立主歲時享祀焉

山茶示兆

離滬省十餘里有真武廟其殿庭堦砌棋竿各物皆以
銅爲之俗名金殿有大茶花一株花大如盤花時遊人

空集咸豐丁巳。回人未圍城之前一月。忽夜半。僧人聞樹下數十人語聲。次日視之。繁花滿樹矣。茶花開向以臘月及正月。其時已開過。時方五月。且並無結蕊。不識花從何來。傾城來遊觀。三日後。忽然不見一花。樹亦枯死。不一月。回人來。據於此寺。殺人數十萬。此花其示人先兆歟。吳禮函云。

賊來先兆

宋聘侯 大璋 令浙江之桐廬縣。爲余云。粵賊未陷桐廬前數月。每日欲落時。輒聞鼓樂聲。似出地中。又似在天。

上野外地生黃毛長三寸許又田中生黑豆形如人面
後賊來殺戮甚慘吳云

勒賄速報

浙江秀水縣令翁某健吏也。歷權首縣。甚有能稱。同治
五年到秀水任。時大亂初平。鄉間有富室。當賊來時。圖
保聚。曾納款於賊。爲鄉官。事定後。有無賴數輩。時挾持
之。指爲賊黨。勒其萬金。始釋之。然其人已破家矣。而幕
友家丁差役之需索。猶未已也。其人不堪其擾。遂自縊。
隔半年。翁正睡。忽見其人來床上坐。以手摩翁足去。當

夜卽生一疽。數日後潰爛不止。半月而死。死時自寫遺屬將此事。歷言之。屬將所得萬金。作功德贖罪。歿未幾。妻子相繼亡。吳云。

貪酷惡報

西江某縣令。浙人也。爲政尙猛。是時各處方戒嚴。某適署某縣事。凡面生之人。捉得悉殺之。有一日殺至十餘人者。事定後。大府聞其酷。劾罷之。某擁宦囊歸。僑寓江北。享用過於貴達。一子已舉孝廉。又捐部郎。不數年。其子死於京師。某聞之大慟。未幾亦死。又未幾。其弟又歿。

孤寡熒熒不堪問詰。知其事者皆以爲貪酷之報云。某嘗自言。其時非吾之誅殺。何以立威。若似今之作官者。動懼損陰功。則事難辦矣。其立論如此。可想見其居心之殘忍矣。吳云。

典史爲友伸冤

甯波一叅將某。納一妓女爲妻。携之赴任。適以事進省。乃將衙內事託其堂兄。會署前演劇。妓欲出衙觀看。堂兄不許。妓有所私。而堂兄素嚴正。稽察甚密。又不得遂。意妓恨甚。某歸時。妓乃向訴。稱堂兄調戲。某不聽斥之。

妓愈恨。會某至道台處有公事。妓詐稱有疾。請其堂兄看病。蓋堂兄素善醫也。堂兄進內診視畢。出房時。值某歸。見其堂兄從房內出。心頗疑之。及進房。則妓痛哭流涕。訴稱其強姦狀。某大怒。將其堂兄用皮鞭打之數百。立逐其出署。堂兄與竇波典史相好。乃往投訴其實情。典史以好言慰之。留住捕衙數日。後某忽翻然改悔。向捕衙處請兄回。認過不遑。堂兄坦然不疑。從之歸。歸後甫入門。某令從卒將堂兄眼珠挖出。肚皮破開。堂兄立死。某以薄棺斂之。乃以急病告某典史。典史心疑。亦不

能明也。典史任滿回省。在船中夢見某之堂兄浴血來泣。告曰：我爲惡弟所害。與汝至好。不能爲伸冤耶。諄囑而去。次夜又夢之。典史遂作一稟到省。後投之撫軍。時馬宮保撫浙。見稟大駭。傳典史謂之曰：此事必須開棺。如無傷。汝當得大咎。典史以如無傷。願認開棺罪。乃檄甯波太守開棺驗之。當未開時。某猶倔强恟喝。典史與之執辨甚力。及驗。則其堂兄遍體鱗傷。肚破眼瞎。太守遂將某參將及妓解省。案定。某立決。妓亦絞。事後有人問某典史。君何膽大若此。設開棺無傷。君豈不當抵罪。

耶。某典史曰。數月來。恍恍惚惚。不由自主。直至案定後。始覺神情清爽。回思殊險。不識何以當時膽大若此。識者謂某堂兄魂附典史。以伸冤云。吳述。

竹枯示兆

雲南巡撫署中。有竹數萬竿。青葱彌望。忽於戊午秋間。二三日內。數萬竿一齊皆萎。且即乾枯。似所過許久者。時中丞爲徐新齋。之銘。人皆決其不得善終。後果遭嚴旨拏問。吳云。

借陽光壓陰氣

雲南項太守失名素在省當發審局一日在家假寐忽
覩僕人持帖請會審某正思衣冠回視已冠服儼然矣
出門上轎所行但屬黃沙眯目須臾已到見一大衙門
並非府署某下轎進內見一大月台台上排列數公案
階下來往約有百人有數相識亦在內見前昆明縣王
月樵似吏人裝束捧文書至公案前畫稿某趨上與之
招呼王亦不答某上至月台有一官謂之曰汝來耶且
蹙坐最下一位坐定後聞殿上有人傳呼曰今日審杜
文秀所戮之案傳呼畢便見數千人頭滿地飛滾忽聞

殿上大聲一呼。頃刻陰風四起。風定後。一物不見。某自思此豈冥司耶。遂涕泣求還其上一位。謂之不必懼。此非汝位也。此章公源之位耳。杜文秀係鬼宿旁一小星。原遣下界殺人者。今因審錄罪囚。以陰氣太甚。借君陽光。厭之。事畢。君可歸矣。又令二役送之。甫至門。二役一推。條爾遂醒。見家人圍繞。哭云。死去三晝夜矣。以心尚溫。故未斂也。而某在冥中。只覺數刻耳。吳述。

一門忠孝節烈

吳云。張鏡江太守同登在滇統兵。勦賊。其子大令亦在

軍中一日人報某處有誓太守遣其子率兵往援。夜間有聲如雷。悉其屋上。張令人梯視。見令箭一枝。插在屋脊。取下視之。上畫黃龍。非常用之物。舉室驚疑。次日報至。其子已陣亡矣。後張亦陣歿。張之夫人施氏。聞信亦率其媿投縊死。一門忠孝節烈。惟令箭之來。有自也。令人莫解其故。

陸給諫懲無賴僧

京師前門外有小廟。廟僧素無賴。香火久冷落矣。僧忽於除夜謠言。地中發大光。次日廟門前地下似有物拱。

起到晚長數寸。則佛之螺髻也。不四五日。全身盡露。蓋如來一尊也。一時哄動。各宦家士庶齊來上香頂禮。傾城聚觀。舉國若狂。時陸眉生秉樞給諫巡視中城。惡其惑眾。親率隸役至其寺。將泥佛拖下。重責四十大板。嚴刑寺僧。蓋於除夜密埋一佛地下。堆壅黃豆數十斤。日夜澆灌。數日後黃豆發芽。自將泥佛頂出。欲借此爲歛財計耳。陸將僧枷示通衢。備將供詞抄錄曉示。當其至寺。令責佛像時。隸役皆不敢舉手。陸乃自執棍打之。其泥猶濕也。一時皆服其識力。值尹杏農侍御巡北城有

山西鬼呼冤事。人遂爲之語曰。尹杏農大街遇鬼。陸眉生小廟拿神。

戒殺善報

吳和甫侍郎在浙。所取優貢姚樞者。係江蘇同知姚公之子。年甫弱冠。侍郎絕賞識之。丁卯春。錢塘王松溪孝廉麟書。夢至學署。見侍郎坐堂上決事。下跪鴨子數隻。作人言。求大人今年擢貢。望取姚樞。侍郎初不許。鴨來益衆。曉曉皆求此事。見侍郎頷之。鴨始退。王亦遂醒。醒後曾向譚君仲修言之。皆以爲妖夢。一笑置之。逮秋間。

優貢榜出。則姚儼然在列焉。蓋姚年最少。又係新進。非特拔未必得也。侍郎交卸後。譚君進署。始言此事。侍郎特召問之。姚自言其家自高曾以下。至今已數世不殺生。而於雞鴨尤爲深戒。因共歎食報之不爽云。

淫婦殺子伏誅

侍御某中年喪偶。續娶妻某氏。前妻遺一子。甫數齡。未幾侍御亦死。某氏性淫毒。虐待其子。凌辱不堪。侍御歿後。某氏大有外遇。公然宣淫。而人前猶僞爲清潔。一日某氏爲鄰婦招去。作葉子戲。下午值所歡來。見某氏不

在家乃告其子曰。今日我夜裏來。可告訴汝母。作水餃。餽等我言畢而去。其子遂尋至鄰家。當眾人前。照所囑之話。告某氏鄰。眾哄然一笑。某氏羞愧難當。比其子歸而已。亦隨即回家。痛恨其子。用馬箠答之數百下。忿尚未息。而所歡來。某氏譙讓之所歡曰。我原令其俟汝歸時再說。未令其往鄰家也。亦以腳踢之。兒已奄奄一息矣。某氏與所歡商議。此子萬不可留。留必爲害。遂以利剪。闔其勢。兒一痛而絕。某氏裹以蓆片。令所歡埋之。所歡携之出。時天甫四更。滿街寂靜。所歡出門數步。便見

有十餘人談笑而來。懼而回。少頃復出。又見之。如是者數四。天已大明。不得已。仍卧之炕上。覆以被。詎鄰人晚間聞兒啼聲。夜半間。然心甚疑。次日。至其家探之。入門便問兒所在。某氏色變。告以病。鄰婦上炕撫之。則氣絕久矣。下身血跡淋漓。鄰婦歸告其夫。同往堆上報明。稟官驗之。步軍統領奏交刑部。議以某氏故絕夫嗣。抵罪所。歡亦伏誅。此壬申正月間事也。吳禮園云。

雷擊姦騙

蘇州至杭嘉湖及各村鎮。有所謂航船者。人納一緡。得

一席地。男女混雜。最爲不堪。有某氏婦由蘇回嘉興。搭航船。居於中艙。後稍有南貨店客。與婦所居相隔一板。一夜婦正睡。忽見南貨客由艙後蛇行而來。至婦榻前。婦正欲呼。南貨客以手中洋錢二百元遞之。謂婦曰。只求一夕歡。此洋二百元。聊助脂粉。婦貪其重賄。許之。從此每夜必會。不數日。抵蘇。泊船後。客忽大譁。謂失去洋錢二百。與舟子大鬧。舟子乃謂眾曰。是必須檢點各人行囊。方可洗清身子。於是眾人皆不上岸。聽舟子檢點。乃搜至某婦之囊。則洋錢在焉。眾皆譏讓某婦。婦氣結。

口瞪。不知措辭。又難以實言告眾。卽涕泣上岸去。交得意洋洋。仍到店中生理。次日正午。天忽無雲。而雷客擊死店前街上。手捧洋錢二百。有知其事者。謂某婦昨日歸後。向其夫痛哭流涕。夜間已自縊矣。書此爲刀姦詐僞者戒。並以警婦人貪財被騙。失身鑑焉。禮園云。

狐媚

無錫華氏女。美容。年十六。一夕三更時。見窗開。有物黃毛如貓。到床前一旋。變爲美男子。黃皮在地。登床私女。舌塞女口。女遂昏迷。雞鳴下床。捲皮而去。從此夜夜

來。十日後。女面黃身癩。母疑問女。女告之故。母住間壁房。有門通於女室。夜伺女床後。果見黃毛皮在地。取皮置之溺桶中。狐索皮不得。赤體不能去。入房見母。苦求還皮。母曰。皮已置之溺桶中矣。狐泣曰。皮穢無用。我安所歸。母慰之曰。汝既與我女有緣。卽爲我婿。不亦可乎。狐遂下拜。執子婿禮。母命王媽取衣冠履與之穿戴。居之高樓。爲東床婿。客狐婿。通文墨。精書算。代母當家。甚相得也。後生二子。無異於人。王媽揚州人。今年五十餘歲。現在王佩卿主事家。服事王太夫人。口述三十年。

前親見狐壻一事。真實不虛。壬申冬月王佩卿與余同寓揚州。偶談其事故。特記之。

犬鳴冤

同治六年秋間。伍祐場官金君蓄一犬。被吳裁縫剪傷犬鼻。血流不止。奔到場官案下。叫喊。官謂犬曰。誰人傷汝鼻。汝引役去拿來。犬遂向前奔至吳店。伏地而死。役鎖吳至衙官。罰吳厚具衣衾棺木。以禮葬之。令吳衣白爲犬子嗣。後吳連喪三子。家業蕭條。時吾次女寄居伍佑場。親聞其事。對余述之如此。

見聞續筆卷八

婺源 齊學裘 子治

朱孝子

朱孝子高。鄱州界首鎮人。剃頭爲業。事母純孝。母歿。塋界首河邊。同治五年大水。清水潭壩將倒之時。朱伏母墓。以身翼蔽。求天拜地。保佑母塚。免受水災。水勢橫衝。到墓分散而逝。水退。田廬盡沒。朱母一坏。居然無恙。由是朱孝子之名無間。遠近同治初年。李中堂鴻章舟過界首。紳民以朱孝行告聞。中堂命之見。賞白金三百兩。

朱叩辭不受賞以官職。朱更不受。由堂奏聞請旌立
孝子坊於其母塚之側。朱至今尚存。仍以剃頭爲活計。
俞燮齋茂才云。

義僕代王死

同治初年。吾友松聽濤刺史。亭爲泰州牧。羣盜夜犯衙
署。聲言要殺州官。松走出。遇盜刀劈松頭額。危極之時。
僕王某從內跳出。大呼曰。我卽州官也。盜殺之。松得脫。
難噫。僕真義哉。

李義僕殉王難

李某不知何許人。服役河南密縣張濂渠大令。志周蓋
亦有年。道咸間。張公宰豐縣。時捻匪作亂。張公與李僕
同時遇害。初賊入縣堂。李持刀殺賊。以身翼蔽王公。賊
衆不能敵。王僕死之。嗚呼。王死忠。僕死義。不其偉與。

張孝子

河南張漢仙觀察。汝梅濂渠先生之哲嗣也。年十七。從
戎代父報仇。身經百戰。殺賊無算。捻匪平。官至二品。告
養親引退。寄居清江。好客憐才。扶危濟困。人稱爲小孟
嘗君。吾婿于漢卿與之交。著述其忠孝世家如此。

顧太守失察顯報

余盟兄吳子敬封翁。啟與余言。揚州亂前三四年。元旦。顧太守出門行香。有賈人懷洋銀二十番。走出店門。失足撲地。懷中洋銀迸出。太守乘輿適過其門。差役見財起意。謂賈人闖道索詐洋銀。賈人不予。役遂稟官。誣賈人闖道胡言。官怒發縣重責數十大板。放之歸。賈人憤極投繯死。妻見夫死。身無所靠。亦從夫亡。母見子媳如此。一慟而絕。越一月。顧太守與師爺坐衙齋議事。見陰差來。渾身發冷。突起泡疔。心爛而卒。當時同坐師爺亦

見陰差而身無恙。噫。爲官者可不慎歟。

雷擊惡婦

同治十二年正月初二日。吳敬翁步至地官第。隨安齋與余暢談。果報因說昔年常州某鄉有一夫收得會銀二十元歸家。其時隣婦在側。見此會銀。翌日銀忽失去。其夫出外。其婦卽向隣婦索銀。隣婦力爭以絕。嗣發誓失銀之婦。有事出外。隣婦私至其家。用釘釘斃其子。以爲誓驗。黑雲密布。雷聲震天。提隣婦出門。擊死在街心。手捧洋銀二十元。被釘小兒震活。

婦變虎

婺源程植三。齋尹與余言。道咸間。廣西古州某鄉村。婦忽變爲虎。祕置房中。四十九日。倩道士來誦經。施食酒飯。告之曰。此後不許回家。汝旣爲獸。宜歸山林。告罷。用戈矛火器逐。婦虎歸山。婦虎垂淚奔去。亦一奇也。

出米洞

柳州有出米洞。相傳洞中住一老僧。石隙日流出米。升許足供一口之糧。僧得此米。日以自給。無須乞米於塵世矣。其樂爲何如哉。余自兵亂以來。有田無人耕。終歲

不得一粒米。舉家十餘口。齶齶待餽。常誦淵明乞食之詩。今聞程君植三談老僧常住出米澗。得大自在。無求於人。不勝企慕之至。

得墓圖先兆

同治十一年壬申之秋。余客揚州地官第。張子希運同宅中。夜夢自古寺中步出。山岡平坦。樹木稠密。見古墓一坏。捫碑知是忠烈鄭公之塋。行至隴口。竹籬茅舍前。見白鬚老叟。似是故人。立談數語。送我回寺。越二月。吳子敬盟兄。以鄭星北茂才倩王雲繪得墓圖長卷見貽。

披圖觀之。恍若夢中所見。亦一奇也。噫。得一畫圖。先示之夢。翰墨因緣。非虛語也。

附錄阮文達公跋得墓圖一則

吾郡鄭氏。世篤忠義。明東里先生諱之彥。生四子。元嗣。元勳。元化。俠如。元勳卽職方公。明季以守城說高傑事。被訛言遇害。元化子爲虹。守浦城死節。明史有傳。俠如後人。修休園志於雙忠事略不少。及并宦蹟亦略之。殊無識也。職方事實見李清王心湛杭世駿三傳。而杭傳爲最詳。覈余與職方裔孫新甫孝廉星

北茂才同里相友。茂才寄得墓圖屬題。案圖中職方公孫謹嵩者記云。甲申職方遇害。諸子皆幼。公執友率其僕昇柩渡江遠葬。遂逸其墓。爰奉父遺命訪之於江南句容。穿長林而東至鄧家邊潘姓村。遇一老者。自言尙及見葬事。并能指其處。但在深山爲虎穴久矣。詰朝募徒衆操兵仗渡溪踰嶺。遂達墓所。斷碑猶在。時康熙四十九年也。載展遺圖。敬此忠孝得墓之事。可補諸傳所未及。又余舊葺職方畫山水一軸。諸傳亦未言其善畫也。并舉此畫歸之茂才。以爲先。

忠手澤可寶也。嘉慶甲子夏五月。阮元書於杭州節院。

澄清堂昇元帖考

同治十一年壬申之秋。吳子敬翁之孫梓銘茂才葆增。攜家藏澄清堂古帖一卷。中刻虞世南。褚登善。顏魯公。賀知章。徐季海。唐五人書。清澗天授神彩奕奕。紙墨細膩。古香撲鼻。真世間希有奇珍。令人愛不釋手。留置案頭數閱月。癸酉新正五日。開帖細翫。帖前有澄清堂帖四字。帖尾有昇元二年三月。建業文房模勒上石十四

字前賢考澄清堂帖。南唐賀知章手摹品列昇元上。李
後主命徐銓以所藏古今帖摹勒上石。名爲昇元帖。爲
宋太祖清化閣帖。王著手摹初本之祖帖。汪宗魯仲儒
跋董藏澄清堂帖五卷云。澄清堂帖刻於昇平間。考之
東觀餘論及格古等書。俱未詳言之。是知間且未盡况
觀者乎。此帖傳於董大宗伯。授受有緒。眞罕世奇珍。臨
池寶筏也。余謂此帖前署澄清堂。後記昇元二年。合人
莫解其故。以兩帖之名。合爲一帖之款識。是耶非耶。眞
耶僞耶。一是二。余不得而知矣。前人云澄清堂帖係

賀知章手摹昇元帖。係徐銓手摹。此帖中則有賀知章帖一則。可知此帖徐銓手摹。非賀監手摹也。側聞杭人吳曉帆觀察煦家藏昇元帖全部。余久欲訪觀此帖。因循未果。真可歎也。他日有緣得窺全豹。當著昇元帖考以解疑團。

西嶽華山碑

人言西嶽華山碑。宋代已亡。流傳人間者。祇有三本。劉文清家藏本。今歸宗湘文觀察。吾友沈旭庭手摹一本。吾兒功成亦摹一本。藏於家。阮文達公家藏本。已摹勒。

上石置揚州學舍。阮石珊。饒尹贈余拓本。什襲藏之矣。
第三真本。崑林中丞所得。同治十一年冬初。骨董家持
來。宋拓本。卓然可觀。前題後跋。歷歷可考。留翫數日而
歸之。可見華山碑真本。流傳人間者不止三本也。

周父巳高鼎

揚州阮家舊藏周父巳高鼎。體方四足。兩耳獸頭。方蓋。
內有古篆二十八字。鼎內字數亦如之。紅綠斑爛。令人
可愛。留置案頭兩月而歸。其主記之以徵老年眼福云。

先大夫送唐石佛入焦山歌圖題詠

大唐永隆二年歲次辛巳九月丙申朔十二日丁未傅
黨仁、傅道遠、傅仁高三人合家等上爲七代父母法界
衆生敬造阿彌陀像一鋪。台門供奉。刻在石座之足。

嘉慶十年安邑宋葆醕揚州藩焦循秦思福阮元同送
致焦山永無遷失。刻在石座之面左方。

是石舊在安陽縣東高穴村槐陰寺。寺淪入漳河。僅存
此石。嘉慶八年惠州趙希璜載來揚州。九年八月歸諸
焦山。時同遊者錢塘吳錫麟通州胡長齡邱縣劉大觀
蕪湖韋協夢陽湖洪亮吉趙懷玉孫星衍陽城張敦仁。

十年正月安邑宋葆醕補刻石佛二侍者。并題記石座之面左方。

此石雖經諸公題識。實未送致焦山。道光十年臘八日。婺源齊彥槐購自揚州市中。親載入山。付僧清恒供養。勿失雲山江水。共爲證盟。彥槐記。刻在石座之面右方。

唐石佛入焦山歌

石佛造自初唐民。永隆二年歲在辛。季秋九月朔丙申。安陽縣東高穴村。傅氏三子弟及昆。共成西方白足尊。座高八寸有四分。抵八萬四千由旬。超拔七代。

父母親普爲衆生渡迷津。槐陰古寺漳河濱。年湮寺廢石佛淪。天龍八部呵護勤。忽如浮磬出泗濱。惠州客載遺於真。芸臺尙書歎其神。曰當歸焦鎮海門。宋子芝山字葆醕。補二侍者記以文。記中同游凡八君。大都好古而多聞。詞賦瑰麗吳穀人。詩歌豪健洪稚存。經籍著述孫伯淵。金石考訂張敦仁。胡劉章趙皆不羣。或善書法工討論。嘉慶甲子鑄石墩。又增三客江焦秦。曰歸曰送徒云云。兩度刻石終因循。今年我入揚州闈。訪求雞林觀兔園。驚見此石卧牆根。日之

夕矣眼復昏。字不能讀以手捫。問主寺。姓賈不言。但
言昔富今窶貧。施之以錢二十緡。請歸舟中。三沐薰
暇日。恰到焦山垠。長老清恒。徒性源。迎入海西。仰止
軒。同時觀者楊子堅。鑄是日天朗氣候溫。梅花爛漫
明朝暎。折枝供佛香氤氳。我爲長者談宿因。皆大歡
喜。伊蒲陳亦記數語。雕貞珉。余少時嘗夢至江心一山境極清曠與游者類
阿羅漢自顧嚴然僧也每歲或三四夢及到焦山恍
如夢境而此夢自此不復作矣前年和陶雲汀官保
焦山詩云三生石上道光十年歲庚寅冬十二月日
再來僧蓋紀實也。

歷幾巡輾轉。乃與焦山鄰。江流浩淼。山嶙峋。廣長之
舌清淨身。是衆香國。國土芬。是水精域。無纖塵。更萬
萬古轉法輪。不動不壞。留乾坤。

余送唐石佛入焦山。長老借庵倩丹徒張茶農解
元繪爲此圖。因錄詩於後。將徧徵海內名公題詠。
藏之海西。以爲山中他年故實。一則也。道光十一
年。歲在辛卯。中秋日。梅麓居士齊彥槐書於雙谿
草堂之小遊仙館。

焦山古物無不全。周漢二鼎開其先。伏波銅鼓若球

貢。去年河帥張芥航先生親送銅鼓入文襄玉帶如

山河帥作歌家君和之喪亦有和作

珠遺。楊文襄玉帶向藏焦山久已遺失梁芷鄰方豈伯訪得贖歸作焦山遺帶歌家君亦有和作。

惟鶴鳴著仙蹟。更有書畫能通禪。五十三參水月相。

五十三參經相向藏海西相傳爲三十二分金剛篇。

吳道子筆固非是當是元人物也。

宋張卽之書金剛經石刻猶存。惜乎心經雲壑筆大半沒入蛟龍淵。

宋吳琚心經碣沉沒江底。清淨佛土佛所住。遂有石

今惟松寥山房片石存耳。佛來山間石佛之雕自何世。大唐辛巳高宗年。迄今

干又三百載。蓮座不壞同金堅。芝山宋公好事者。補

像刻記邀羣賢。清風半帆山可到。欲送不送期頻愆。

詎知古佛有深意。欲與家君結勝緣。紫金浮玉雪初霽。梅花繞屋江連天。借庵老矣尚清健。策杖來迎江上船。家君作詩張作畫。神物並到秋毫巔。東坡臘日訪二惠。只圖語笑依蒲團。曷知海西作佛事。功德與海俱無邊。今年九州水汎濫。淮漢浩浩波濤翻。江南東道獨無恙。豈非佛力迴狂瀾。從茲歌讚徧寰宇。合翦江波爲綵箋。我誦父詩學驥子。願附驥尾千秋傳。庚寅臘月。大人舟次揚州。購得唐佛一座。送至焦山。作詩紀事。今年夏借庵倩張茶農解元繪圖。將

徵海內名公題詠藏之書箴。學裘過庭。獲觀此卷。
恭擬長歌附名於後以志欣幸云耳。辛卯重陽前
一日學裘謹識。

石佛詩成效栢梁。

謂梅麓太守

千回讀若飲瓊漿。迎來像

是無量壽。供養心同阿育王。蒼苔花開香滿座。玻璃

鏡洗月侵裳。詩徵閣與諸天近。函髻光連清寄堂。山

借庵清恒時年七十又八。漳濱古佛來京口。此事從來應未有。遭

回三度竟歸山。神物終成不脛走。我聞象教庇天人。

如何一刹遭沈淪。虛空八萬四千劫。種種借作南來

因嶺南仙會大喜事。包裹攜持遠將至。尙書首作入
山謀。邀客殷勤與題字。人事蹉跎歲序遷。土花蝕座
苔侵肩。奇絲忽落奇人手。功德纔消二萬錢。君本山
中老尊宿。夢飛往往焦山麓。見本詩此番盛舉出無心。
知是三生香火熟。靈風獵獵吹江雲。霏霏法雨清埃
氛。白光紫氣照巖谷。諸天龍象皆羅欣。卻憶經年卧
泥滓。過客紛紛誰指視。世人遇台各乘時。豈料世尊
亦若此。永隆代遠餘千年。市朝變徙河遷流。何來傅
氏三男子。某某名留石上留。青雲附驥流傳便。茲事

雖微也。堪羨。不見當時公。與侯泯泯。姓氏隨奔電。長
歌紀事何雄哉。更教圖畫貽將來。馳書便合滇南去。
郵環館主應顏開。芸臺先生焦山古物不可數。我亦前年
齋漢鼓。頗饒蒼潤助吟懷。詎有莊嚴輝淨土。白業生
慚等面牆。仍嫌綺語惱空王。聊將望古潭潭思。笑寄
參寥作讚揚。借庵長老

題奉梅麓先生正句畏堂張井稿

金人入夢始有佛。六代造象何紛紛。唐初采經及西
竺。供養功德宜精勤。安陽傅氏好弟昆。欲以冥福資

六親紀年在辛月在丙。精宇想見棖榭新。何時淪棄
荒水濱。干三百載浮河津。屢經兵燹象完好。呵護信
有天龍神。趙前宋後發誓願。送之焦山鎮海門。一江
水隔竟未果。題名易蝕蒼苔痕。齊君種善多善根。古
佛顯應成妙因。杉板船輕翦江去。江風不動波沄沄。
是日山中佛光現。異雲五色明朝暎。音樂鳥鳴溪澗
曉。旃檀香散林巒春。汲東冷泉作清供。曼陀羅雨吹
網。緼我聞八萬四千幻名相。世塵詎着蓮花身。天人
感應理則一。刹竿自樹波由旬。爲君作歌歌止此。別

有靈契君應聞銅觀音像光福村。在宋出土祈祀殷。
雨暘徵應紀前志。歲久廊圯叢荆榛。前年去年雨禱
旱。楊枝滴水蘇吳民。民無飢寒。聖人悅親灑。寶
翰題瑠璘。君如來游太湖濬。請依蘭若瞻慈雲。更將
貞白磨厓手。一寫裴休讚佛文。

道光丙申冬仲瓜洲舟次阿凍題應梅麓前輩詩
家屬卽正館侍少穆林則徐

金仙下界游瞻部。踏徧紅塵無淨土。善根種向焦山
椒飛錫。合來散花雨。世間萬事隨雲烟。海水漏盡桑

成田。衆生顛倒轉輪劫。如何佛亦遭淪連。由唐迄宋
逾千載。石紋剝落苔覆髮。八部天龍少呵護。山靈驚
恐訴真宰。羅浮仙人有宿因。扁舟裝送江之濔。寶絡
莊嚴壽者相。旃檀香氣馥氤氳。寺僧拍手笑欲狂。揚
船擊汰來中央。世尊如來大發祥。山花亦解迎空王。
青鴛白馬招西方。東南大開蓮佛場。菩提種果滿地
香。八萬阿難齊度航。紀之以詩年月詳。絕大手筆垂
琳琅。乾坤不老江水長。傳之無數言無疆。

道光戊申十二月玉谿世丈命題此卷右已載梅

麓太夫子玉谿世丈及先大父河帥少穆制軍諸
鉅篇小子何敢率爾下筆既不獲辭因勉成七古
一首以應命不足當大雅一笑也世愚姪張大柟

初稿

梅麓先生執牛耳。騷壇自此無寰頗。想爲光音天人
來。爲爾世界造斗科。光芒鬱發虎鬚筆。絕大游戲現
刹那。大乘牛車得宗旨。糾紛變態皆媿媿。往歲喜瘦
唐石佛。一唱奇句一摩挲。鈎軋千秋吹若沸。盪決十
步前無戈。翕張不顧俗耳曠。點綴自見天星羅。淮東

大帥開幕府。文兵森列排鸞鷲。先生此篇出諸手。滿
堂噫氣驚騰挪。張公當今比燕國。低首元暉不復哦。
楊生子堅稱健者。招擢胃腎思入魔。靈心妙手詫偶
得。古佛新詩宜如何。以詩賸佛焦山阿。帛關更下來
峩峩。山僧本與貫齊匹。彝器不厭周秦多。焦山本貯周漢二鼎
前年芥航河帥又送至伏波銅鼓此佛剝落猶可辨。定自天寶至元
和。阿環歡喜寫梵莢。沈婆兒亦禮維摩。刻劃相好推
首髓。當時已笑喻彌陀。位置今作焦先侶。各攝靜氣
制潛龍。今歲夏秋雨滂沱。江湖溢地生白波。替替哀

鴻遍藪澤。汨汨浮鵠成窟窠。一物不度聖凡恥。何無
一物神靈呵。青虹願得白虹遶。溼雲更使晴雲馱。地
肥洩食儘腴美。金輪數轉飛礫何。津梁之疲爾莫忝。
大力能息民之訛。張生繪圖志非他。亦欲神奇鼓沉
渦。不然寫此歎泥爪。偶存迹相且娑婆。先生雖卧林
下久。素絲豈終賦五紵。懔懔蒼黎藉相告。不但語句
相砥磨。世愚姪徐其志初稿。

道光十年臘月朔。齊翁送佛焦山麓。欲繼詩老廣徵
詩。詎爲福田自求福。雲山江水共證盟。歲月感輪殊。

迅速。翁今逝矣不可見。得見哲嗣温如玉。示我墨刻
送佛詩。金蕊琅玕紛滿目。自顧詩佛兩未諳。蕪語何
堪。貂尾續。祇有一言丐佛聽。目擊時艱事云促。佛有
宏願度衆生。肯令無辜遭殺戮。奈何粵賊出武昌。扼
江咽喉踞江腹。幻蜃妖霧遜厥奸。長蛇封豕無其毒。
道先末迨咸豐初。六載干戈擾南北。况逢妄言託天
主。欲滅三寶絕禪學。卽今路梗香火稀。式微亦是禪
明辱。佛在焦山境密邇。盍顯神通殲厥族。法力尙可
靖天魔。攝取何難置地獄。豈唯江路得蕩平。山甌海

溼。咸。清。穆。瓣。香。虔。禱。向。世。尊。眼。見。羣。生。登。極。樂。

咸豐四年六月冬錢步文章稿

唐永隆至今咸豐。陵谷幾變。朝市同此。佛昔曾沒。漳水誰遣。跌坐焦山中。前趙後宋。盡好事。早欲相送。登此峯。風流況有阮相國。羣賢刻石。詞皆工。如何忽落賈人手。墻底土。澆金仙。峇梅花居士喜與遇。作畫遂倩張思融。片帆載出海西郡。遠聽銅鼓聲。逢逢居士前身自能說。夢裏曾訪焦仙蹤。到山不合捨佛去。竟肯再踏紅塵紅。居士自行佛。自止轉眼江上驚。傳烽。

左望金山石瓜步。江流阻塞難朝東。潢池弄兵祇盜耳。固知擾擾非英雄。火攻下策尚可用。天胡鄴與東南風。豈其大千合有劫。法力轉使空王窮。我思劫運雖未終。此輩一霎成沙蟲。降魔仗爾金剛杵。佛總冥心遊太空。

丙辰仲春吳縣潘曾綬題

劫餘送石刻入焦山歌

始蘇臺上麋鹿走。萬家樓閣化烏有。斷碑殘碣散晨星。半段河濱半并右。我從江北返吳門。搜求墨刻當

亂後。顏垣中邊獲二三。破竈周圍收八九。側聞大雅
李笙魚廣羅。石刻愛忘醜。詢之果得石十一。璧返珠
還感良友。觀音寶相居然存。東坡小象仍无咎。焦山
圖與倡和詩。神龍見尾不見首。送入焦山定慧寺。付
與天龍神鬼守。他年定有印心人。補刻斷缺遇好手。
全帖幸早焦山藏。摹勒須從芥公取。憶昔先君送石
佛。海西庵裏藏之久。我來尋佛佛無蹤。庵門幾度成
空扣。亂後石佛失去石座猶存。石佛顯晦自有時。何時復得出塵
垢。大士慈悲救衆生。坡老文光射牛斗。先子詩歌繼

大蘇藏之名山傳不朽。寄語山靈好護持。來從劫火事非偶。詩成一笑大江橫。風雪滿天頻舉酒。

同治三年甲子十一月初七日吳門亂後搜得石刻大士東坡二象先大夫梅麓公送唐石佛入焦山圖帖焦山倡和詩帖載入焦山定慧寺交芥航長老收藏作歌紀事越一年光緒紀元九月傳王森玉補刻石佛帖首尾四石倡和帖中段二石命兒子功成附錄此詩於後事從人願天假之緣喜可知矣玉谿齊學裘時年七十有三識於揚州

見聞續筆卷九

婺源 齊學裘 子治

陽羨綏安詩上

謁周孝侯廟

斬蛟射虎衆休驚。放下屠刀佛可成。振古英雄出無賴。到今祠廟尙崢嶸。孤忠長與南山峙。浩氣還同北斗橫。寇賊未除侯有恨。松泉憤作不平鳴。

觀盧忠烈公像

浩氣長留天地間。幸從圖畫識公顏。一生心事見家訓。

千載忠魂遊故山海內竟無人應手。軍前猶有士排姦。
沙場戰死還遭謗。令我臨風涕自潛。

收租行

有序

余有田二百畝在陽羨東西兩沆之間。冬至後
泛舟往收。十日得米數十石。帛四端。豕雞一滿
載而歸。快然自足。作收租行。時丙申十一月廿
六日也。

東村西村牛馬走。收得一二遺八九。頑佃結習不可醫。
舌敝唇焦量一斗。甚者鼠竄潛隣家。千呼萬喚日欲斜。

無可奈何掉舟去。蘆汀且伴沙鷗住。往返湖濱十日留。
米帛雞豚共一舟。呼童沽酒飲轍醉。聊以卒歲吾何求。
興發援琴歌一曲。連天湖水搖空綠。天公送我一帆風。
篋中有帛倉有粟。人生每苦不知足。大都得隴又望蜀。
終日祇求龍斷登。究竟適足以取辱。嗚呼人能知足便
不辱。君不見歸真返璞有顏觸。

同橘亭祖香崇岡玩月

最好今宵月。三人得共看。蟲聲四壁碎。蓮葉半池殘。秋
意誰先領。風情我亦干。憐他數畝地。何幸作吟壇。

約齋亭遊龍池道中遇雨

已發尋幽興。遊山雨亦宜。茅廬堪憩避。松巷更迷離。行止憑天意。風雲助我詩。木魚又呼客。三度到龍池。

登惠山龍光塔頂望太湖作

龍光塔峙山之巔。振衣直上凌蒼天。雲消日出碧空淨。四顧不覺心茫然。湖波三萬六千頃。當空湧出七十二。朶青花蓮羣峰淡冶盡含笑。恍如吳宮教戰羅嬋娟。當時鴟夷真達者。獨自行意乘輕船。崎嶇世路欲脫去。反以身試蛟龍淵。廬陵此語戲之耳。不退那得身安便。我

今憑虛成獨立。心迹已作孤飛鷲。行將乘長風。破萬里浪。歷徧五湖四海名山大川。始言旋。安能局促一邱一壑之中間。如螻之屈魚之潛。嗚呼萬卷書。尙未讀破。便作是想。何其顯。不如下山消渴。好飽飲人間第二泉。

國山碑

峰頂一卷石。孫吳封禪碑。休徵紀麟鳳。筆勢走蛟螭。石鼓相伯仲。山靈好護持。築亭蔽風雨。召杜令人思。謂唐陶山生先

二月二十二日同耀廷祖香文俊文耀慕雲諸

君重遊廣德太極洞得詩三首

已醒黎雲夢。探竒到洞天。玲瓏開萬竅。迅速別三年。石

鍊能成佛。

中有石佛數尊

人來便算仙。諸君且傾耳。聽我說龍

眠。吾鄉有龍眠洞最勝

日月所不照。仙宮秘此間。幾時通福地。一竅闢元關。天

以石嘗巧。雲同人賄閒。誅茅吾欲住。未必此緣慳。

最好元關裏。當空覆一舟。仙凡從此隔。姓字任人留。冊中

記遊者甚多

拂拂仙鼠舞。泠泠活水流。尋詩隨處是。何事苦

冥搜。

山居十首用皮陸郊居韻

故里何時返。山村兩載居。到門無俗客。堆架有奇書。松
老堪巢鶴。池清好養魚。幽棲因樂靜。不是慕懸車。
地僻遠塵雜。身閒息草茅。鶯兒羣出谷。燕子獨營巢。歲
月隨流水。生涯竟繫匏。空山罕人迹。寂寞與誰交。
室下陳蕃榻。窗橫管子牀。高眠消永晝。枯坐學空王。抱
岫雲何懶。流天月亦忙。病多今稍減。筋力較前強。
身世浮萍寄。衷情綠綺知。不無居此念。安得買山資。捫
蝨懷狂客。騎牛羨牧兒。如何排悶好。日夕賦新詩。

綠陰籠野屋。白晝掩柴扉。竹葉難消恨。楊花易上衣。愁
從天外落。家祇夢中歸。無限吟情寄。溪光接翠微。
春到愚公谷。門停長者車。居山如栗里。徧野著梨花。似
此香爲國。能教客當家。清明時節近。簾外雨如麻。
雨過鶯聲滑。花飛蝶夢殘。餞春空把盞。消夏且投竿。好
蠟遊山屐。休彈挂壁冠。吟翁將過訪。特爲築騷壇。
樹密疑無路。峰開別有天。秋心飛片葉。涼意送新蟬。作
賦廬陵擅。爲文莊子元。挑燈一披讀。聲答百重泉。
獵獵風吹壁。紛紛雪擁門。尋梅遵石罅。訪友到山根。痛

飲輒傾甕。狂歌思鼓盆。蕭齋誰作伴。祇有華山孫。
好懶漸成癖。客真無一能。閒愁猶未減。俗事最堪憎。晝
對溪山讀。詩憑風月徵。浮雲終是幻。吾且枕吾肱。

同柳堂登龍池絕頂

山青水碧一壺無。攜手登臨興不孤。安得從君賦歸去。
黃山頂上看雲鋪。

宿澄光寺有懷己丑同遊諸君

松風依舊喧高閣。僧房坐對燈花落。疏鐘已動天未明。
孤客懷人睡不著。曩時遊興吾最豪。呼朋夜起吟秋高。

曉雲巖畔看日出。爛漫五色翻雲濤。而今忽向綏安住。
相去此山廿里路。情懷難與諸君同。謂路補之徐鏡湖伯去秋巖到此徘徊不能去。

龍池

閒居無事合尋幽。重到龍池依舊遊。卧石道傍蹲虎豹。
盤松天際走龍蚪。人來初地心生羨。念及歸雲涕欲流。
謂紅雪上人彈指七年真一瞥。山容消瘦不勝秋。

送橘亭回崇岡

林盡好峰開。雲繁疏雨來。客中人送客。那得不低徊。

送曉村回桃溪

折柳贈君行。絲絲皆離緒。猶有詩人留。空山未獨處。

綏安卽事和曉村韻

環肥燕瘦合收羅。收到無鹽意若何。愛我任君忘我醜。

那堪同付雪兒歌。

君將編諸友倡和詩爲雅集詩鈔

方朔談諧可解顏。笑談聊補酒尊慳。明朝話別無容惜。猶有詩筒互往還。

同諸君登虎跑山頂

虎跑山脈接雞籠。氣勢磅礴無高峰。大石一片平且豐。

清泉石上流淙淙。遠近衆岫如屏風。插天萬朶青芙蓉。
歸雲一縷來自東。帶雨數點飄秋空。鶴髮童顏一老翁。
因雨敗興回僊節。謂曉村誰其從之城北公。謂祖晉伯宏獨
立。顧盼雄橘亭戟。手行從容。迂伯撚鬚覓句工。柳堂流
目送飛鴻。主人文耀情獨濃。邀我坐石談無窮。深山薄
暮何處鐘。振動邱園樹萬重。飄落霜葉無邊紅。天涯淪
落如飄蓬。見此木葉心忡忡。登高作賦吾能從。誰能開
我抑塞磊落之心胸。嗚呼誰能開我抑塞磊落之心胸。

同諸君游僊人洞

結伴尋幽邃。雪繁雨欲飛。梨花驚雪艷。

山中秋日
梨花尚開

峰影

著煙微。急水危橋渡。平原衆綠圍。牧童意閒暇。一一跨

牛歸。

行行二三里。歡笑竟無涯。野態入圖畫。戲談成好詩。洞天莫嫌小。石壁各呈奇。趺坐平臺上。松風次第吹。

山居偶成

終日山中不見山。白雲幾片似余閒。絕無塵事來林下。惟有秋聲在樹間。細界烏絲臨古帖。沈酣綠蟻破愁顏。東軒延伫頻搔首。一卷親詩待友刪。

山中讀書

山中何所有。茂林與脩竹林。中何所有。高樓與大屋。離羣而索居。終日苦寂寞。何以破寂寞。閉戶抱書讀。日長如小年。讀書苦不足。何以補不足。日盡繼以燭。明月照書帷。好風動簾幕。埽地復焚香。清淨兼芬馥。端坐對古人。大聲振林壑。渴則飲山泉。飢則食餽粥。倦則投藜牀。暇則弄琴筑。此外皆不知。此中有真樂。十洲三島僊。未必勝此福。東隣業漁樵。西隣事耕作。而我徒飽食。毋乃負此腹。雀噪聲啾啾。蟬鳴聲斷續。而我寂無聲。毋乃愧。

蟬雀世味百不好。書味堪咀嚼。窮愁藉以抒。心身藉以束。人生能幾何。光陰真迅速。切勿再因循。鑄成一大錯。

竹間獨酌

愛竹王子猷。愛酒陶彭澤。一日不可無。遇之便酣適。余居深山中。兩者皆兼得。醴醴酒盈罇。猗猗竹繞宅。竹裏持酒杯。酒中浮竹色。一酌忘百憂。二酌破孤寂。三酌豪情發。四酌煩襟澌。五六七八酌。醉到酒瓶側。好風吹夢醒。有扇不復覓。秋蟬滿耳鳴。有琴不復拭。心逐活雲浮。人與紅塵隔。安得好友來。同樂清涼國。不知有爾我。亦

復無朝夕。興到則聯詩。詩成浮大白。如此了一生。何羨青雲客。富貴豈不美。憂患真難測。貧賤亦可傷。飢寒苦相迫。置身四者外。逸興應無敵。不飲復何爲。白駒已過隙。綠卿爲我師。紅友當三益。

桃溪舟次見月有作

水月圓如此。無風波不生。扁舟今暫泊。獨客若爲情。感逝淚頻落。近家心轉驚。亂蛙無賴甚。聒耳一聲聲。

題鹽梅閣

有序

鹽梅夫人者宜興王忠烈公之祖母也。初夫人

孀守聞有疑之者時食鹽梅卽投核於地矢之
曰妾苟無他此核當復植果挺生成幹復有疑
其易核者旋結實而味鹹里人驚異歌頌之至
今邑人建忠烈公廟成復建閣以祀夫人友人
徵詩賦此題壁時道光十五年五月十八日

夫人之心井中水井水從來波不起夫人之節嶺頭梅
孤幹不畏冰霜摧禮義不愆言何卹誰信鹽梅今結實
湘妃淚染竹成斑無怪鹽梅之實味能鹹城南建閣對
銅官閣下梅花耐歲寒從此香風留萬古何獨文孫忠

烈傳人間

正月初九日往大墩山省墓夜登峻嶺窘步難
行詩以紀之

日暮途遠天深黑。我馬瘖矣行不得。雙峰高聳林木合。
一徑峻嶒石壁仄。旋風凜凜寒生毛。飛瀑泠泠暗沾臆。
攀躋如撐上水船。進未得寸退已尺。怪禽類鬼啼人前。
危石疑虎蹲我側。須臾衆壑起松濤。萬騎千軍來逐北。
嗚咽如聞鬼唱詩。遙空覺有魑吹笛。山靈似欲指迷途。
特遣青燐照匍匐。嶺下正愁岐路多。林端忽露粉墻白。

丙舍諒非三神山。此間真是清涼國。手栽脩竹已成林。
瞥眼梅花如舊識。回頭不見來時路。一片黑雲潑如墨。
長林豐草深夜來。山人見我皆驚惕。嗚呼男兒失路誠
可憐。痛哭窮途悲阮籍。縱知泣血亦徒然。瑣尾誰能忘
叔伯。此行雖較蜀道難。總比人心易推測。松楸無恙心
自怡。衣濕身疲何足惜。

拜墓

萬家真可置其旁。一望松楸氣鬱蒼。耒耜掃除雙淚灑。
攜鋤培植寸心傷。徒令杯酒成虛設。要見慈顏祇睡鄉。

昨夜夢中親色笑。喜兒病骨較前強。

車行遇雨

風雨正縱橫。驅車破曉行。看山思墨戲。臨水訂鷗盟。險阻嘗來久。崎嶇望去平。松楸將遠別。回首若爲情。

跋涉水雲裏。于嗟我僕痛。祇緣從阮藉。能不哭窮途。薄晚家何處。前山雨更羸。所欣輞川近。竹樹影模糊。

謂祖香崇

岡別業

正月十一日冒雨訪祖香於崇岡賦詩奉呈

滿天風雨促人來。百結心胸一笑開。春夢無痕休介意。

清談有限且銜杯。摩天黃鶴真堪羨。時伯宏在揚州席間談及赴壑
修蛇不可回。先生守歲作蝶戀花詞一闕最爲絕唱句易感懷關性分不
關性分總浮埃。

宿崇岡山齋有懷朱橘亭

輾轉不成寐。松風徹夜號。聯床懷舊雨。中酒慕醕醪。老
鶴意何遠。間雲情自高。銅甌鐵板在。爲唱大江濤。

澄光寺觀金觀音作

吾觀觀世音。千目千手臂。化身千萬億。與無身無異。伊
誰鑄金身。來鎮澄光寺。我來爲看山。非是作佛事。住持

方外交留我。吟空翠。開函示寶相。四壁光輝熾。妙麗復
端嚴。現出慈愍意。誠知解脫門。原不可思議。權當無言
師。聊以叅不二年。歲久不豐。旱魃頻作祟。食乏香積厨。
衆生殊痿痺。奈何富一身。坐視衆憔悴。曷不鑠其金。易
粟千鐘。易頓使菜色。人歡聲動天地。功德真無量。遠勝
高閣置。此心菩薩心。住持知也未。

山中間行得詩四首

一月不出戶。出戶春已深。細草綠在地。梨花香滿林。青
山不世情。安然橫玉琴。片雲巖際浮。依依愜素心。

水聲忽到耳。幽澗在林前。亦有三板橋。圖畫出天然。行復止。止碧玉何娟娟。樂飢斯可矣。誠哉詩人言。短約既已渡。綠野何其寬。叅天松數株。天矯虬龍蟠。翹首一以望。巍然見長山。霏霏山翠中。好鳥鳴關關。俯視仙人洞。千樹桃花開。桃源在人世。豈盡荒唐哉。此間春意濃。合醉流霞杯。東風且莫吹。留待漁郎來。

同崔仲綸獅子山望太湖作

君家太湖濱。我家黃山麓。太湖波濤渺。翻天黃山蓮花峰。六六安得仙人縮。地方黃山移。置太湖曲。去年讀君

詩。彪炳光陸離。湖波三萬六千頃。收拾君家筆一枝。綏
安山中花如雪。君不來兮花飄瞥。思君不見訪君來。片
帆昨夜桃溪開。到門握手他勿問。東灣獅子安在哉。二
名振衣飛上青崖去。跌坐松陰相與語。東風捲起浪千
層。七十二峰不知處。

秋聲篇

白雲在霄月在地。紛紛木葉無邊墜。寒蛩四壁吟不休。
又是一天秋意思。西南飄忽聞有聲。入松頓作不平鳴。
三峽波濤吹地轉。六軍人馬破山行。須臾簾外瀟瀟雨。

一片雁聲天際起。樹杪飛泉。瀉百重。置身彷彿水雲裏。
山居落莫。少人過。聽秋可以驅愁魔。身世大都春夢婆。
寸心休被百憂磨。百年歲月一擲梭。而況去日已苦多。
何暇悲秋學宋玉。何暇面壁師達摩。呼酒來前飲輒醉。
乘醉拔劍舞且歌。江海之聲振巖阿。萬籟俱寂快如何。
不識六一何胸臆。賦罷秋聲三歎息。

飲可樂園巫山人家詩以紀之

晨起聞叩門。野老來相約。招游可樂園。爲我設杯杓。我
遂欣然從。穿林復轉壑。清風吹我衣。好山悅我目。蟬鳴

仙奏琴。水流如擊筑。木葉未曾脫。田疇已徧綠。中途作
小憩。覆蔭多古木。行行過溪橋。炊煙橫屋角。隔離啼午
鷄。當戶卧黃牘。主人立門前。蕭然披野服。延我坐中堂。
與我談心曲。飲我梨花春。食我花豬肉。我素稱老饕。張
口便大嚼。須臾杯盤空。我意猶未足。主人笑且言。不憚
將軍腹。我曰客無能。曹交徒食粟。平生好交遊。人情罕
醕樸。洪荒太古風。竟在深山谷。情意既殷勤。衣冠何必
肅。似此好園林。居之真可樂。夕陽銜遠山。新月上林薄。
漁郎出桃源。松風鳴謾謾。詠歸有餘歡。勝遊何日續。

詠愁篇

天以蟲鳴秋。人以詩鳴愁。愁多詩更多。詩多奈愁何。詩人半屬多愁者。愁人不必盡詩魔。問愁何所似。舞絮抽絲均可擬。盧家少婦昧平生。偏與窮廬秋士爲知己。塵之不去提則起。無聲無形真類鬼。一朝失足落其中。生非生兮死非死。其固也如城。其深也如壘。蘇秦不得說以言。項籍無所用其技。况我一長無可恃。我欲攻之竟何以。醉鄉之中愁更多。逃乎睡鄉斯可矣。滿耳蟲聲不得眠。詠愁聊學張平子。

靜坐

山居無一事。獨坐留雲軒。壁觀似達摩。尙未到九年。靜中觀自在。天外別有天。維摩不二法。得之於無言。

閒行

信步二三里。不知西與東。如此好溪山。容我策短筇。臨水羨游魚。過橋達釣翁。好尋澗處行。莫入荊榛中。

小飲

我鄰有二仲。過我慰我思。手提酒一壺。相與斟酌之。何物佐此酒。堆盤有螾蜞。橫行暴長卿。好作持螯詩。

清談

空山苦寂寥。默默我何堪。忽聞佳客來。快與爲清談。今宵好風月。前山橫夕嵐。各將近作詩。津津道再三。

論詩三首

作詩如作人。宜真不宜假。詩有真性情。是解作詩者。勦襲以爲詩。毋奈風斯下。摹仿以爲詩。何能出瀟灑。典故安可無。數典亦傷雅。詩爲心之聲。心藉詩以寫。我作我之詩。詩中貴有我。我用我之法。古法都可捨。雲霞無定容。變化自嫵娜。山河無定形。位置自安妥。作詩胡不然。

知意不學可

詩在山林中。山居詩自得。山林中作詩。可以得詩骨。廊廟豈無詩。頌禱多雕飾。安得暢所言。豪放不拘格。作詩是樂事。用以適吾適。拘束而為詩。詩源全壅塞。天賦我性靈。何由得以發。千古上乘詩。窮愁憂患出。杜老吟北征。真為萬世則。欲作作詩人。莫傷憂患逼。

作詩雖在人。其權詩自專。終日無一字。頃刻來萬言。其易如反掌。其難如登天。其來如懸河。其去如飛鳶。飄飄氣凌雲。望之仙乎仙。八珍無其味。西子遜其妍。世情工

炎涼而詩獨不然。窮愁困厄中。與人相周旋。人情嫌冷
淡。而詩情自偏。萬山風雪夜。與我結深緣。愁魔既揶揄。
窮鬼復來前。吾以詩驅之。敢不爲深潛。可以忘我憂。可
以窮歲年。萬物供驅使。吾將老其間。